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沈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去邪

宋哲宗時監察御史龔夬彈章惇疏曰切以宰相之任代天理物佐人主出令苟非其人害及天下臣伏見左僕射章惇性質凶邪敢為姦暴令則罪狀顯著天下共聞臣特掇其大者言之盖舜之罪驩兜也以其誣人罪

故放之崇山號為凶人按惇昨在元祐間廢黜不用及紹聖初擢任元輔不思竭忠以圖報稱而乃陰懷私忿專報仇怨及其甚也誣人以悖逆之罪俾其朽骨銜寃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天下忠臣誼士憤悶而不敢言是以陰陽沴癘凶饑相仍皆有以致之也乃者先帝大漸而惇不思社稷大計輒進姦説意在傾揺此其為罪死有餘責矣恭惟先皇帝委任輔弼推誠不疑度越前古而惇乃肆為姦暴以快私意則負先帝也多矣若

其宅姦賊萬狀人言紛紛於他人以爲大惡其於惇之身則罪尚爲細末易遽論伏望聖慈特賜詳酌寘正刑典

夬再論章惇疏曰臣伏覩朝旨下御史臺根勘道路官吏節次施行外臣謂管幹道路等官吏信有罪矣然全由山陵使司措置無術以至於此臣切見章惇奉使裁處一行事務唯是妄作威怒致上下人情怨咨無肯究心出力以奉上者至𦐂汜之間因泥雨過常遂至墊陷臣又聞昨來靈駕離汜水頓其力士等止給蒸餅四枚

而已自二十七日夜至二十九日天明雖使不至泥淖
亦有饑乏之不能舉重兼惇既領使事親見泥淖自當從
靈駕逐旋措置而自申未間先到幄次既聞靈駕過期
不至亦合前去照管直至一更已來方始往泥陷處又
無規畫止用枋木薦動大舁轝顯見前後高下不平靈
駕自來早入幄殿百官朝晡入臨官中亦當早晚上食
是日悉皆廢闕人情惶駭不可具道又元祐皇后扈從
不敢少去靈轝之側而惇乃請歸幄次則是已不能竭

力又欲陷元祐宫於不義其罪可勝言哉臣謂道路應
干官吏已送有司施行而惇為罪首伏望聖慈特賜詳
酌施行
又論章惇疏曰臣伏聞今月初八日宣制章惇落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依前官知越州命下之日士論
皆云少慰而未快按惇凶德暴著人神共怒今纔奉使
失職而去除罷政外不聞褫奪雖朝廷優禮輔弼以勸
来者然罪止於此則人情不能無惑蓋惇受先帝之厚

眷委信不疑雖古君臣相與之盛未之有也義當虛心一意旁求俊傑以助聖治而乃陰懷宿憤專報恩讎力引姦凶並據要路睚眦之怨竄斥無餘竊聞昔日丁謂執政號為恣睢然不過能陷寇準而已紹聖四年之春廟堂之論方一於是國之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凡天下所謂賢者不問存歿並從貶斥一日之間布滿湖嶺自宋有天下以来未之聞也當是時惇之凶威震於海内陛下之所親見固不待臣言而後知蓋其立造不

根之語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懼莫能自保天下忠臣義士為國家寒心者多矣使悖之所為出於誠心猶且不可其於貶降之人不廢私禮但云獲罪於天則是使人歸怨先帝而快已之私意罪不容於誅矣今悖罷相近同無罪而去此公議之所以未平也伏望聖慈俯徇中外之情速正姦惡之罪非獨臣之願乃天下之所望於朝廷也

御史中丞傅堯俞彈安燾䟽曰臣近見諫官臺臣論列

知樞密院事安燾孝聲不聞等事燾抗章避位而陛下留之頗堅臣竊以為陛下未之思也衆人所言臣不敢重煩天聽臣有所見不敢不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臣伏以安燾天資回僻無大臣風操自陛下聽政以來天下事可行即行可改即改惟以便民為務固一歸於公議而燾方執政柄其可改者未嘗奮然肯行有迫於公議不得已而行者行之未嘗肯盡必留根枿為異日可以翻移之計如保甲及渠陽軍之類是也其多不可遍

舉專務謀身徼福未嘗有首公利社稷之心此皆無逃
聖鑒若陛下於清閒之宴追記而詳察之其議論事爲
歷歷可見久居機密爲害已深今又顧慕以窺冀宰相
而方固留之臣實未諭陛下念壽久侍左右聽其罷去
陛下終始之恩已不貲矣若欲決留遂躋揆路臣雖無
狀敢以死爭臣無任懇激之至
堯俞又論蔡確疏曰臣竊聞知鄧州蔡確近以怨誹上
聞陛下不忍加誅降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士大夫轉相

慶抃仰陛下全生育之恩顧確之狂忿豈足以塵黙太
清惟陛下盛德之光益輝映於古今矣然確之自絶於
天陛下既屈典刑矣無足復道臣獨念陛下克己敦仁
盡至公以臨下有生之類莫不蒙被盛德而歌頌盛美
廼得此於確雖聖度如天莫可窺測誠恐有不能平者
願陛下聽之如蚊䖟過耳不使有纖微之忤以干太和
之氣則天下幸甚初確詩之傳議論之間是非殆相半
蓋足以見確黨之盛矣惟此不可不察是固難逃神鑒

願陛下深思而留意焉邪正之辯定與不定視此一舉
臣不勝區區之至
貼黄風聞中書舍人彭汝礪縁蔡確事亦嘗抗章論
列及其降黜又不草制詞外廷不知端倪未敢彈
奏乞勘會若稍涉救解不能與衆共疾姦惡當明
加黜責苟無行遣則是賞罰不明無以鎮服天下
堯俞又論蔡確疏曰臣竊聞蔡確分司南京尚帶左中
散大夫臣再三思之其官既崇又分司者敘復皆有常

法陛下過屈典刑雖深仁盛德超絶古昔然於是事殊為未便緣確之用本無德望徒以數興大獄遂躋相位攬罷政柄怨誹已及君親其憎疾善人固可知矣萬一復進上必為觧構之姦下必有排陷之酷臣謂宜投竄荒僻使還路迂遠而不可必則善人安而小人革矣如此則向背之風自然寢息確之深狡衆所共知若不如此其懷毒伺隙殆無術以止其來士大夫所以多觀望而持兩端者以此今天奪其魄自為狂悖之語以發露

其心不因此時去之將貽後悔願陛下奮然必行斷在
無惑至其黨與雖不可窮治當取其尤親善者併逐之
以懲邪慝自昔斥大臣者皆然固可考而知也臣無任
懇款之至
堯俞又奏曰自古端人正士誰不欲盡忠於人主人主
亦豈不欲聞盡忠之言常患執政大臣離間於中使明
主之初心遂移忠臣之雅懷不盡以為痛恨爾
時多有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

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侍御史蘇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内是猶患盗

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
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争一
争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
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
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
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
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
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

復留矣尚頼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邪說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

時中官裴彦臣建慈雲院戸部尚書蔡京深結之強毀

人居室人訴於朝詔御史劾治常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輕者中官豪横與侍從官相交結同為欺罔此之姦狀恐非法之所能盡頗重為降責以肅百官獄具章惇主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擿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

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
蔡確爲裕陵復土使還朝以定策自居監察御史王巖
叟言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之道且太皇太后
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狠戾罔上蔽明
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簾前爭役法詞氣不遜無事上
之禮令聖政不出房闥豈宜容此大姦猶在廊廟
徽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陳師錫上疏曰元豐之末中外
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

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謚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畧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為翰林學士師錫又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内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内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為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為陛下憂為宗廟憂為賢人君子

憂若出之於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礙卿為

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

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

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為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

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

殿中侍御史龔夬乞示好惡明忠邪疏曰臣聞好惡未

明人迷所嚮忠邪未判衆聽必疑臣頃在外服側聞朝

廷聖政日新遠邇忻戴及被命詣闕又聞進退人材皆

出睿斷此固甚盛之舉也然而姦黨既破則彼將早夜為計以謀自安不可不察或遽於草靣以求自入或申執邪說以拒正論或妄稱禍亂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廹人主或巧事貴戚或陰結左右大抵姦人之情其計百出不可盡舉其要則欲變亂是非渾殽曲直以疑誤朝廷將幸其既敗復用已去復留而已矣君子直道而行不為機變則必墮姦人之術內若然則天下之治殆未可知也故必在朝廷洞判忠邪斷而行之若小不

忍則害大政恭惟先皇帝聰明聖神臨政願治臣昔蒙
賜對親被聖訓勿為阿附以期自守今臣不言則為上
負厚恩下廢所守朋姦罔上自取犯義之罪惟陛下深
察臣言以示好惡以明忠邪而陟降多士使遠近皆知
進賢退姦之意將見天下鼓舞聖化太平之治不難致
也

夬又彈蔡京疏曰臣伏覩朝廷罷黜方天若事命下之
日士論忻快蓋天若之凶邪人情共惡衆見其已廢復

用竊疑之忽聞新命大尉與望然臣切聞翰林學士承
旨蔡京自天若為布衣收寘門下賴其傾險以為腹心
蹤跡詭秘未可遽論而其稍可見者昨因周穜與天若
私論鄒浩事穜以為難天若非之遂以語京京遽以聞
由是穜等得罪自爾附會之人肆為攻訐立起犴獄多
斥善士天下寃之皆京與天若為之也且浩之言事既
為衆所取而京職在獻替自當採摭公言聞於朝廷請
貸其罪既不能然反與天若互為表裏力肆傾陷以快

私意葢種初與京善其後稍異故私欲報之臣竊謂京之為人嘗如此今乃職據要近冠於從官此忠邪之所未判清論之所未平也按京外寛内深邪諂以合小人之情今其黨與助為遊説欲掩其罪最為難察臣驟蒙朝廷擢居言路聞於輿議參考得實不敢循默以避怨謗伏望朝廷洞察京之姦邪不可尚留左右早賜斥逐以慰中外天下之望不勝幸甚

又論蔡京䟽曰臣近論奏蔡京事雖得於風聞未究

實狀然訪之外議人人皆同久而彌彰按京之傾邪與
卞不殊臣今所言為兆而已然已見其難行若朝廷國
史大典欲使成書非臣所預而臣特論其人物邪正不
可先差擾數日而辨及紹聖講復免役復預討論又昨
卞在朝與京表裏相濟而今或謂趨向不同此尤可怪
盖其為人反復趨利頗為難察復善權數以傾陷言官
自頃議者敢有論列即被排逐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一
起犴獄誣陷非辜其事不一伏望聖慈博加採訪以辨

忠邪天下幸甚

夬又論三省不疾速進呈言蔡京章疏狀曰臣自今夏以来彈奏蔡京姦惡更涉寒暑章疏累上又聞臺諫臣寮相繼各有彈劾文字今蒙陛下洞察其情以章付外而三省大臣或陰相交結或私懷畏避並不疾速進呈取旨謫降使國之典刑幾廢不用外議訩訩不可具述伏望聖慈特賜詔問三省顧望之意仍乞以臣前後所奏速賜施行

夬又彈蔡京䟽曰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京性資凶邪心術傾險多罪著聞中外讙沸而況私交宫省之臣窓伺人主動静與古姦臣異世同惡今朝廷寵以秘殿之華資付以咸秦之方面尚敢不體至恩偃然自肆遷延請祠宫情涉怨望人臣凶横有至於此理無可恕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檢臣前後所奏施行

貼黄臣自夏以来累具彈奏蔡京姦惡兼前後臣寮皆有彈劾今來京以無罪而去則是朝廷全廢典

刑不唯士論未快而使天下姦惡無所忌憚非國

之福伏望聖慈詳酌速賜施行

夬又論蔡京疏曰臣勘會蔡京姦惡不可具述除前後

彈奏外伏覩先朝降旨於資善堂書寫五朝寶訓所降

指揮止令差使臣二人而京却請乞殿閣內臣一員又

差入內供奉官等二人後來朝旨已罷所指差文臣而

所差內臣不罷盖京自来密交近侍之臣使之刺探起

居為臣之姦無大於此京以侍從之貴而於內臣雖高

品黄門之類無不曲加禮敬卑汙庸俗不可具道素喜
翰墨好施予無問高下多以書禮問遺結其驩心積有
年矣兹事中外之所共聞大為清論所鄙而京不顧廉
耻安而行之尤善秘其迹故議者不能斥論然臣有説
於此按京姦邪陰險衆所同惡而左右之臣輒有譽其
所長諱其所短者則其交結無疑不必得其迹而後可
知也又京之徒每揚言於人云彼善結宫貴之歡外庭
論議必不能動葢自恃左右之助以恐動言者兹尤可

鄙今雖聞已補外而不緣罪去輿論甚欝伏望聖慈特
降睿旨檢會臣累奏前後臣寮所上章疏及今來事理
重行貶竄以為天下後世姦臣之戒
夬又論蔡京疏曰臣近嘗具奏言文及甫書及究問所
獄事今聞陳瓘辭免恩命文字所言蔡京罪惡疏內一
事京親寫奏劄乞誅滅劉摯等宗族賴哲宗仁聖不行
其請臣竊惟哲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六年自即阼以
來赦過宥罪與民更始向有朝士之子語言不順有司

用法將寘極典而哲宗親為辨明貸其罪一方水旱憂
形玉色遣使顧恤倒廩而餔之然則聖德深厚寛仁愛
人得於天縱而京以私忿輒欲族滅無辜以希進取又
欲厚誣宣仁聖烈以合惇卞之意是故上天譴告沈陰
不解星度尤異既而先帝感悟竟從寛貸天下方且仰
頌聖明美并萬口而京輒自稱平反之功使人歸怨於
上此天下忠臣義士所以含憤扼腕而不能自已也臣
前後所言京事獨患不得其跡今陳瓘所言如此則是

京自有所上文字事狀甚著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
先帝人臣之惡有甚於此者乎若璀所論謬妄失實則
朝廷自當重行貶逐以戒狂誕而臣愚承誤敢復論奏
亦當與璀同責若其言不妄豈得以無罪而去朝廷之
論必當居一於此臣以上殿劄子恐不能盡所欲言須
至先具奏陳伏望聖慈詳酌檢會臣寮前後所奏速賜
施行
决又奏乞檢尋文及甫究問獄案狀曰臣竊聞自古姦

臣戕敗善類以防後患必置之死地而善人脩身無大
過失欲求其罪惡之實而不可得故託以悖逆無驗之
罪又慮其異時子孫訴理於朝故必欲族滅而後已此
古姦邪之常態也臣近觀前日及甫之書究問之獄不
意茲事出於朝廷使愚臣痛心疾首感憤流涕臣竊惟
宣仁聖烈擁佑先帝慎擇累朝重望之臣寘之左右輔
道聖德彌綸朝政九年之間中外安靜此天下之所共
聞也前日止緣一二姦邪嘗被斥逐敢欺罔朝廷成此

大獄以報私仇必欲族滅無辜以快其意當爾之時天地變色日月無光積陰踰時中外恟懼以至彗出西方譴告甚著先帝為之肆赦求言以答天戒而姦臣之怨不已持之益堅由是逐臣死於瘴海家族不許生還至有一門二十餘喪者然則雖無刀鋸其實族滅也朽骨銜冤沈寃為厲以及於斯痛不忍言今及甫等罪上頼聖斷已行竄斥而當時秘獄必有案牘章疏可以見其鍛錬文致附會欺罔之人若不早行根究必慮藏匿焚

滅無所歸咎則天下何以知其非先帝之本意伏望聖
慈特賜睿旨須管檢尋當時照證文書以正姦臣之罪
以慰天下之望

夬又彈蔡卞䟽曰臣聞為國之要必辯忠邪忠邪既分
當明黜陟臣伏見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賦性陰邪
始緣阿附權臣致位二府既而漸盜威福中分國柄曩
怨宿仇陰加報復不附己者棄斥無餘止縁為王安石
之壻妄謂盡傳安石之學以欺惑朝廷於是一時嗜利

之人翕然附之以助成其說使天下不覩是非之實恭惟先皇帝體貌大臣極於恩禮而卞之事君如此則不忠之罪大矣彼既不忠於先皇帝豈能忠於陛下今乃尚居二府叅預機政是以清議沸騰中外一口伏望聖慈察其姦邪斷自宸衷特行罷黜以慰天下之望

又論蔡卞䟽曰臣近嘗論奏尚書左丞蔡卞姦邪不可尚留二府未蒙付外施行中外之情殊為未允臣謹按卞事上不忠衆所共惡而懷姦深阻最為難知頃在

先朝受國厚恩不思補報專為邪說迷誤朝廷凡天下公論之所同者反指以為流俗使正人端士不容於朝前則有陳次升因事被逐後則有鄒浩以言得罪皆竄之蠻荒期於必死由是言事之臣競為阿附中外士庶孰敢吐氣雖同時執政亦預是事而皆由卞發之為力居多恭惟先皇帝聰明神聖比德祖宗臣頃以凡庸誤蒙賜對隨事獻言無不開納臣又風聞前此憲臣進諫其言苦切先帝容其讜直御坐為起然則聖德之盛雖

自古納諫之主方之蔑矣卞為大臣不務將順聖意而乃務為邪説以便其私則其不忠之罪可勝道哉陛下聖度優容未忍加罪而彼不忠於先朝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聖慈察臣言之懇惻採輿議之至公特賜施行以慰士論天下幸甚

夬又論蔡卞䟽曰臣伏聞蔡卞落職提舉宫觀太平州居住天下之士恭仰聖斷孰不忻躍然臣竊見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共知其惡播於民謡號二蔡又曰大

蔡小蔡者是也而議者患其無跡可考不敢斥論盖未
深思耳臣按君子爲善小人爲惡若其跡暴於天下者
皆非善惡之至也苟臻其極二俱無迹房杜姚宋成貞
觀開元之治考其施設殊不聞於後世又况稷禹皐陶
之盛宜乎人無能名焉惟惡亦然昔人嘗論少正卯盜
跖其惡孰深或曰正卯雖姦不至割人充膳則盜跖爲
甚荅者曰爲惡彰露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是
故正卯一國之聞人而仲尼戮之者盖察其無跡之惡

耳夫是之謂聖人按京服讒慶慝外寛内深與其弟卞陽跡陰合密參國論附麗者亟躋顯要異議者立見排逐迷誤朝廷誣害忠良多出其謀而身不在二府故跡不暴著是姦邪之尤者非陛下之睿聖何以破此無跡之姦是以天下忠義之臣方正之士顒顒然日有望於英斷臣以愚陋實有言責既聞輿議如此不敢私畏強禦苟避禍患故輙陳其一二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以慰天下之望

貼黃臣按民謠云二蔡二惇必定沙門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竊謂民至愚而神其不可欺如此

夬又上疏曰臣聞牧羊者不去敗羣則羊不蕃養穀者不鋤莨莠則穀不植聖人之治以去邪勿疑為深訓容姦納邪雖堯舜之君不能成政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宵旰求治然尚疑於去邪欲望政成是猶却行而求前也臣謹按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

蔡卞姦詐狠愎兄弟同惡迷國誤朝為害甚大卞雖去位尚竊峻職玷名邦京偃然在職謂朝廷無識其姦日夜交結内侍戚里以覬大用中外見陛下容忍留京咸謂果有大用京之意諫官御史自四月以後彈奏京罪並未蒙施行令京内侍郝隨劉倩輩為之頰舌外結宗回宗良等為之肘腋以成自安之計使京果賢無覬位之心知臺諫論列如此豈不引嫌畧為去就乃敢傲慢自若不顧公議曾何靣顔況京好大喜功鋭於改作若

果大用必須妄作變亂國政天下治亂自此分矣祖宗基業自此隳矣自京卞在朝援引天下之士居要塗躐美官者何啻數百人皆死黨附麗若更大用則貪爵祿無執操之徒盡附之矣其不附者京必以惡名加之不誅則廢當是之時京卞之門政令所從出陛下孤矣雖欲去之不可得也臣以謂京之敢爾者緣陛下去卞不早既去又不能正典刑以明罪惡京以此窺陛下故敢愚弄朝廷玩侮國章陛下作新初政而姦人窺伺如此

臣恐天下有識之人豪傑之士皆解體矣伏望聖慈特降前後臺諫彈劾蔡京蔡卞文字速賜施行

夬又論章惇疏曰臣伏覩本朝法制寬平過於歷代民之所欲者因而循之民之所病者革而化之祖宗德澤所以入人深而海内乂安民氣和樂建隆初編勑四卷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條芟其煩亂可為勑者二百八十有六條總十二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七年又

增至三十卷千二百七十四條至天聖中有司言勑復
增至六十餘條命官刪定仁宗皇帝問輔臣曰或謂先
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乎王曾曰此憸人惑上之言也
咸平中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繁密之文以便於民
何為不可仁宗然之於是下詔中外使言勑之得失由
是觀之朝廷之法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何常之有神宗
皇帝窮天下之至神語聖人之妙道其緒餘為法於天
下新於熈寧成於元豐及其久也如天四時春夏雖仁

不可常行秋冬代之秋冬雖義不可常用春夏更之元祐上封事者言法度於民不便因而更張之如太宗之於太祖章聖之於太宗仁宗之於真廟神考之於仁英朝删法度務從民便所以垂簾九年朝廷無事夷夏乂安哲宗皇帝親政召章惇為宰相不能以道事君用羣小合謀害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變亂神考法度謂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此王曾所謂憸人惑上之言也惇以光等變亂神考法度不足

為深罪又編類臣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今者謂之訕上謂之指斥臣觀書見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紂丹朱堯不肖子紂商之無道君禹以堯不肖子戒舜周公以商無道君戒成王亦可謂之訕上乎亦可謂之指斥乎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為大惡乃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為不軌無狀可按無迹可尋無證佐可明惇一切以意為之臣聞章獻時程琳上

武后臨朝圖終仁祖世為將相光等有程琳之事乎惇輙誣光等為不軌是誠何心哉永興軍流人上寇準變事呂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耳宜勿治益徙之遠方元祐間有曾告光等變者乎今輒誣光等為不軌是誠何心哉徐鉉於江南録云宋齊丘將圖不軌太宗皇帝覽書謂左右曰齊丘盡節於李氏鉉以私憾加誘豈得為直筆乎齊丘江南李氏之臣鉉以不軌之罪加之太宗猶惡焉况惇輙誣本朝忠賢司馬光等謀廢立

為不軌陛下可優容之乎臣謹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訂大事包藏陰謀發為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祖宗怒惇久矣今付陛下震之上帝怒惇久矣今命陛下誅之陛下何憚而不果耶伏乞睿斷早賜施行

大觀三年何執中為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顯然失望執中雖

不敢肆為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蚉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御史中丞石公弼上奏曰臣伏覩近降指揮內東門司自今後應使臣醫官等並不得將帶經火製煉毒藥如伏火砒硫黄朱砂之類入會通門入内許諸色人陳告

酬賞臣有以見陛下造道深妙聖慮獨高凡挾方技進者所不能欺也蓋丹藥出於方士之說事不經見率是誑誕凡人尚當審謹豈可供進宮禁固宜重為關防以塞妖妄之源臣愚以為皇城諸門禁令尤不可不嚴亦宜此施行如臣寮以此陳獻或援引製煉之人亦乞立法止絕所有見今燒製道士挾持惑衆臣訪聞稍稍招權作過修蓋葆真宮約費錢十二萬餘貫今既不用其術臣以為其人不宜留置京師欲乞特降睿旨奪去師

名押歸本貫蔡𤣥真宫修造如可減節即乞減節施行
四年彗再見侍御史毛注言臣累論蔡京罪積惡大天
人交譴雖罷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
威怒推原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葢不可以縷數陛
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别為防禁陛
下頒明詔以来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法以
嚴刑峻罰脅持海内以美官重禄交結人心錢鈔屢更
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焰所震中外憤

疾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奏上京始出居錢塘

洪彥昇為殿中侍御史任言責閱五年論蔡京再居元

宰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

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跂

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

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唯貨殖是圖願

解其機政以全晚節

政和中尚書右丞許翰上奏曰今月日承中書省刑房

送到詞頭一道盛章落職差提舉南京鴻慶宮襄州居住何訢落職差提舉亳州明道宮本處居住者按章姦慝之迹久已不逃聖鑒幸蒙陛下天地涵容滌濯奬甄收其報而章之宄險根于天資孤負明恩終不思革顯謫既行公議交慶然臣尚有所未喻者襄陽乃章墳墓之國章於州城比營大第雲屋潭潭甲於諸路功役資費不出其家徒以威聲氣焰刼使郡縣侵牟百姓騷動一方至今寃痛之音未絕也而又使以其身往彼其

貪忍之資不待親執州權民必重被其患襄陽之人亦
何負哉今何訢坐與交通已徙它州而盛章重有姦邪
倨傲不恭之罪乃獨歸安其第均為斥逐重輕不倫且
使為人臣者姦慝未彰則要職美官揚厲於公朝罪惡
既暴則真祠厚禄優游於私室小人夫亦何憚而不為
此雖一盛章之休戚何足以言而繫廷臣之勸沮不得
不慮所有詞頭臣未敢具草謹録奏聞
宣和元年翰為中書舍人又上奏曰右臣今月日承中

書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為趙鐵化諭夷人并趙隆趙吉頓習禮義等各特與轉官事臣聞大而化之者聖人之事也是以聖王在上則詩無諸侯之風盛德所格殊俗惟新竝邊蠻夷曠然服化此皆陛下神明威武之所感移不得不爾一趙鐵者何人乃敢以為已力臣竊觀鐵所申狀輒言以副知郡丁寧教戒之心又有自知郡到任除去夷風等語使人誠有此意而鐵恬有其言以聞朝廷則是不專歸德於上臣禮不恭使人本無此意

而纖詠使之言則是便文為姦欺罔朝廷罪益大矣二者無一可夫人君體道以兼容人臣守法而盡察古之義也今朝廷示以德信覽其奏則損一官而與之其事至微然臣竊恐夔峽一路靡然効繳所為謂國賞之可徼忘天功之難僭則陶化殊俗之美不在陛下而在守臣此非所以聞四夷載史冊也非諸侯無風之義也是以不可不論且使今日纖巳受賞則它日身至朝廷必將援以為功干祈擢用叨取恩榮人臣不得而追論矣

至此則四方聞之必有動心者長鄙俗之風害謹信之化所慮豈止夔峽一路而已其消易防其萌易折誠使幾微必察自然國體皆正除趙隆等轉官臣已草詞外所有趙鐖轉官詞頭未敢具草

宣和中殿中侍御史許景衡論罷童貫宣撫河東䟽曰臣聞天下之事言之未然則若狂率而無根言之已然則又緩後而無及矣近者中外喧傳皆言朝廷將起童貫宣撫河東若果無此議則是傳者之妄而臣有採聽

不審之罪若果有此議則臣願言之於未然也謹案貫頃在陝西專務誑誕以為事功黃緣軍須摟竊邊計重以賄賂至千萬億奏功第賞皆由請屬胥吏厮僕皆位侯伯狎昵士卒隳壞軍政此皆陛下所洞知固不待臣之縷數者也前日燕山之役不能上遵宸畫漫無紀律潰至敗衂徘徊境上師老氣索遂使敵人得志妄為已功邀求無厭傷威倍費貫之誤國豈不灼然臣昨論列劉延慶不當量移事親奉德音以為皆由宣撫司號令

不一以致白溝之敗爲其引年謝事故議者不復及之今若起自廢閒重領兵柄則不獨誕謾貪墨有甚於前日也且貫既無功於河朔尚能有爲於河東乎方其壯時罪惡固已貫盈今老且病矣尚能革心自新乎古者國有大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陛下命將興師以靖疆埸此政事之大者亦當謀之衆人乎士民駭惑論議紛然夫豈妄意以爲不可哉誠見其已試而無效也臣累被聖訓彈擊官邪毋憚大吏然則今之官邪亦有甚

於貫者乎今之為吏亦有大於貫者乎故敢昧死獻先甲之言庶幾不貽朝廷後日之悔也伏望睿斷亟罷所以命貫者別謀良帥以濟萬全之舉實天下之幸

景衡又奏核劉喜張士英強勒人投軍劄子曰臣訪聞開封府祥符縣百姓朱謹被京西同巡檢司兵士劉喜等四人擒拽強令投軍朱謹不從而四人雜毆之既而巡檢張士英仍令執縛拷掠至累百且誣以嘗貫賊人衣物於是刺隸軍籍其母阿王訴其事而祥符縣推治

證佐甚明臣竊惟招軍著令一切取人情願昨者有司奉行失指市井騷然陛下嘗賜戒飭矣故近日不聞招刺之擾今阿王年六十九歲朱謹無兼侍此正母子相為命者豈樂應募充軍哉而張士英乃敢違法箠掠而强刺之其困虐無告亦甚矣近在赤邑耳目所及若不懲誡則四方之遠慢令之吏可勝治耶臣愚伏望睿斷特賜施行

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竊以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

左右大臣股肱也諫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隳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人君頼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可信患聞知之不博也故聽以風聞事雖有不實聞無不言乃言者之職故未嘗加罪也至若挾情肆誣務快私忿欺罔聖聽排陷善類耳目如是元首何頼焉御史中丞趙挺之疏王古陰與胥吏為姦臣兩上封章乞明治罪狀未蒙朝廷施行古與挺之

等四人同治放欠所若以古一人獨與胥吏為姦務在放官欠三人何為允從三人者既已允從則必同書奏議何獨挺之一人退有後言知而不言則是容姦容而為請則是同姦又云古欲盡傾天下之財且天下之財雖隷戶部古為計貳操何權術乃敢盡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古與挺之等執奏以礙官本者未敢盡放蒙朝廷以陛下登極大赦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也若以私意能盡傾天下之財

則挺之三人者亦預焉何獨指古而言之也臣訪聞挺之與古昔在國子監日論事類皆不合屢見辭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官事私讎此小人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曷不思御史中丞天下風憲之地糾正官邪開闢公道乃敢挾情肆誣務快私忿萬一悞陛下聽擇姦計得行浸滛不已善類引去朝廷一空盖爵禄者止能砥礪鈍頑之人不能籠軽富貴安貧賤有道之士古人去就豈為爵禄而已正以觀朝廷忠邪之判如

是無罪而去有罪而留刑賞混濫天下治亂自此分矣比聞在言職者不以職之得失暗遷易者數人王覿豐稷張舜民賈易朱紱張庭堅等是也以為遷則無功以為謫則無過功過不明去就不白何以養君子之直氣何以沮小人之姦心陛下遭此機會正宜清心遠覽明判忠邪攬威福之柄以馭天下無使移於人臣之手而為姦人快忽菁菁不剪蔓蔓柰何不可不察也
徽宗時諫議大夫陳次升奏彈曾布疏曰臣竊以正而

不撓乃可以任天下之重公而不私然後服天下之心苟為反是昌副具瞻伏見右僕射曾布性禀姦邪心懷凶險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惇未知布之所職何事玉毀櫝中則誰之過陛下矜容曲貸仍有進擢荷天地不貲之恩臣子之心義當如何而布不圖補報惟務徇私自登宰席獨擅國權輕視同寮威福由已進拔親故羅列京局以為耳目任用門人寘之臺諫以為腹

心不以人材為國用惟以爵賞為私恩所親者進所疎者退愛之者則留京師惡之者則令補外書疾比德詩刺不平其布之謂乎布既以此自任其子弟亦甚招權交通賓客其門如市且附枝既大必賊本心私家既盛必危公室古人以為戒陛下其可不念之兼布在紹聖初實與蔡卞交結遂申請乞用王安石日錄修神宗皇帝國史致史官觀望變亂事實多譽安石之善掩蔽神考之美近者諫官論列陛下已令看詳經涉春冬未見

行遣訪聞布欲自掩其過又欲為史官之地恐甥壻葉
濤倒皆得罪是以稽緩未肯進呈專擅如此頗駭羣聽
況布之登用方且彌月凶威氣燄薰炙中外若更遷延
日久盤根固基必貽國患其將柰何易著履霜堅冰詩
戒桃蟲維鳥辯之於早正在今日伏望聖慈特正布之
典刑以謝天下以為社稷無窮之計
次升又上疏曰臣伏見右僕射曾布姦凶擅國臣已具
詳疏退而思之專輒移易臺諫官一事頗為寒心夙夜

不皇須至再瀆天聽竊以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天子耳目之官朝廷委寄之權最為親切選任除授繫國重輕祖宗以来每有差除執政不得干預豈敢專擅進退之者乎況君者制命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者也君唱臣和則名分乃正臣強上陵則主威不立今布之所忌則移之布之所親則用之去取惟已不出聖意進彼退此易於反掌作福作威莫大乎是尚賴宗廟之威靈陛下之神聖照見底裏比因人言即行改命而布猶偃然當國

不愧乎人揚揚自若曾匪引咎豈惟不足以儀刑百辟表正四方而凶悍之心已明跋扈之萌可見今日不圖於始異日難制其終國家安危之基實在此舉伏望聖慈斷而行之特正布罪以儆有位天下之幸

次升又上疏曰臣竊以避親之法著于甲令有官守者悉皆遵禀而況貴近臣乎今曾布曾肇乃親兄弟也布為右僕射肇為翰林學士不行迴避豈得為允蓋宰相任天下之重握威福之柄而行命令者也翰林學士職

親地近朝廷命令皆所自出茍不中度理當執議捨親而議之則傷私恩以親而不言則害公議祖宗所以立避親之法蓋謂此也陛下方當持盈守成之時宜守而勿失以為太平基業社稷無疆之福也伏望聖慈特令迴避以遵祖宗之法

次升又奏彈蔡京疏曰臣伏見蔡京姦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吸羣小交通内外臣寮章疏累上朝廷已罷京翰林承旨輿議以謂京之過惡甚多而交結近習之罪最

大安可以赦令猶寵之以端殿之職委之以帥府之權顯是失刑須至彈奏者謹按京職居翰長身為從官委蛇經幄日侍清光可謂貴臣矣而乃卑恭屈巳親昵閹官或以貨財相結或以書劄往來汚辱搢紳清議所鄙京揚揚然有自得之色原其設心豈徒然哉實欲令其伺陛下之起居漏宮禁之事而又使之周旋庇蓋前日與章惇蔡卞相濟之惡虛稱其美以僥倖進用陛下既察見底裏議罪如彼其輕何足以厭天下之公議況宮

禁之中自古以来漏泄之法極為嚴密所以防姦人之
窺伺慮患生於不測今京交通如此禁中之事必無不
知茍有姦謀何所為而不可思患豫防古人所戒伏望
聖慈原京之罪重行貶黜以警官邪以清宫禁以為國
家社稷之福不勝幸甚
次升又上疏曰臣伏見新除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蔡
京凶邪肆害罪狀著聞中外交通蹤跡可驗言章屢上
天鑒難逃宜鳴鼓而顯攻彰大佞之已辨陛下特優禁

從來即譴訶畀之以端殿之華付之以帥權之重詔命
初下物論尤喧謂姦惡之免誅有典刑而何賴臣聞斯
議嘗具奏彈今已彌旬未蒙顯責如聞京尚懷偃蹇不
體恩私慢君命而弗處丐祠宫而自若肆行忿忮愚某
朝廷如此可容孰不可忍伏望聖慈檢會臣寮前後章
疏付外重行黜責以副朝望
次升又上疏曰臣恭惟哲宗皇帝仁民愛物出於天性
紹聖以来毋拱仰成責任宰執是時降授中大夫行少

府監分司南京蔡卞備位政府陰肆姦謀造朝奏對專務殘忍殺害巧計既行凶焰日熾竊弄賞罰私報恩讐人有譽其妻父之美者極力主張寘之顯要有議其妻父之短者指為誹謗宗廟置之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下之姦吏更唱迭和相倚為重造作事端屢成寃獄看詳理訴編類章疏洗垢索瑕中傷事類或輕或重皆出已意或投之遠方或陷之深僻毒流天下實不忍聞其事主行雖在章惇卞實啓之時人目

之為咲面夜叉天下之所共知也陛下入承大統判別
忠邪灼見姦凶率先棄逐近雖責降未厭人心咸謂卞
之過惡實與惇等置散投荒尚為寛典今猶分務仍居
善地何以懲姦伏望聖慈重行竄責以謝天下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去邪

宋徽宗時左正言任伯雨論國是劄子曰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至於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乃孫叔敖之所以告楚莊王者也

此雖霸者之事而後之君子亦有取焉為其能以一是而折衆非也若夫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以不合其取捨者為非此孫叔敖之所不取而楚莊王之所不用也彼一國之事猶去其取捨之私然後為是況天下之事而可以私意為是乎臣復覩初八日章惇麻制曰參陪國是之論此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之詞也京與章惇初無異意自蔡卞為執政而京有觖望於是與惇睽矣自林希為執政而京始大怨於是與惇絶矣睽絶之後京豈以惇之所行尚

是乎今於麻制之文特申國是之說京之設辭豈特為
惇而已哉夫國是一定不可改也既改其事又謂之是傳
之天下人必惑矣昔者瑤華之事京為廢詔今則廢者復
矣京前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究治之事京親為奏劄
請滅劉摯等家族今則摯等皆復其官矣京前日之所
為猶自以為是乎言官常安民董敦逸陳次升孫諤鄒浩
皆京之所惡而陷害之者也今則敦逸而次皆名還矣前
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神考有為之初冠絕前古高厚

如天地光明如日月京與弟卞謟讃王氏過於先烈知有安石不知有神考纂修日録如嗣考事今陛下親批言章付于三省雖未行遣而下之用意陛下已灼知其非矣京前日之所為猶自以為是乎假託制書之言含藏自便之計以巳好惡達於天下巍巍乎蔡氏之門國是之所從出也敢有以為非者則禍必及矣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今朝廷大政無不委曲遷就以為一京之地而京又因朝廷制命託辭寓意以罔惑上下臣在言職安敢

心知其事而口不言乎伏望陛下以臣此言察京之行事併示威斷以警天下

伯雨又言蔡京劄子曰臣聞事有大小言有先後事之大者言之所當先也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久在朝廷為害甚大今所當言無先於此紹聖之初常安民為御史京為安民所擊得罪贖銅因與安民有隙離間譖訴無所不至自逐去安民而朝廷耳目於是蔽矣去年鄒浩之獄天下震駭人皆歸罪於兩惇孰知其事始

於京之去安民也今朝廷大政又皆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公議訩訩人不敢言臣若畏禍緘默恐負陛下今所當言其有先於此乎夫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言唱西宮之事妄託先訓以脅上下自改裕録以實其說朝廷遂信其說欲遷神考于西宮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乎京在紹聖中親入文字請滅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惠也今指宗之大惠不聞于天下

而京復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力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濫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為國生事以復私讐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利前言既效今計亦行豈非以朝廷大政委曲遷就而為一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考欽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于天下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未免委曲遷就以為京地況其它乎前日緘口之人今欲有言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為戒矣前日沮隔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朝廷則

莫不以進為懼矣以言為戒則依舊箝默以進為懼則甘於沈廢天下公議與陛下即政之初漸不侔矣京之計策漸行人情之向背漸一為京之羽翼者漸張為陛下之耳目者漸沮朝廷之威自此而漸弱蒙蔽之患自此而漸成安危治亂漸可卜矣臣謂方今之患無大於此臣雖不肖而所言皆得於公議陛下黜臣不肖之身可也因廢臣言則為不可臣願陛下俯察蒭蕘之忠速去腹心之患獨出睿斷正京罪惡以警天下

伯雨又論蔡京劄子曰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為謀畫惇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説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為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

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為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能亡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掩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絶人皆箝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為今日之所改臣請畧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明其罪矣兄弟同朝塤箎相

應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出一留人所未喻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明其罪矣宣訓之語究治之事陛下既察其誣造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叙復京嘗奏疏請誅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其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惇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命京帶開封府劊子

攜劒入内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惇之貶珪為非也在惇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惇有詞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章惇之初篤信京卞傾心竭意隨此二人假繼述之説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為執政於是京有觖望而與惇睽矣四年三月林希為執政於是京始大怨而與惇絶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惇睽

絶者為國事乎為己事乎然京之所以語人者曰我助惇而惇不聽也我故絶之我教卞而卞不從也我故怒之我與弟卞不相往来久矣我緣國事今與愛弟不相往来而况於惇乎臣竊料京之所以欺陛下者亦必以此言也何以驗之卞之赴江寧也京往餞之期親遠行法當賜告而京之所以牒閤門者初以姊行為請法不許也遂請朝假終不敢以弟卞為言雖在朝假而日至國門之外京之動静如此即不知陛下皆得其實乎此

明主之所宜察也且兄弟同朝共議國事自無不相往
還之理假使不相往還豈人倫之美事乎此天下之所
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即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為先而京
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
哉臣知陛下聖意本無適莫而京所以據位希進牢不
可拔者蓋以韓忠彦曾布不能為國遠慮輕率自用激
成其勢故也京下同惡天下所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
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何難之有忠彦等不務出此而

果於自用於是託於諜帥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用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而無疑公議亦以為未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悦林甫之言卒相仙客

而九齡自此寖疎終見黜罷令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氣燄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也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明皇之事固不足道然而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大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下無異而又歸

過於先烈賣禍於惇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也今既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邪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臣愚首預兹選明知京在朝廷必為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翻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胷何補於事此臣所以憤悶而不敢默也臣甞為卞所薦與京

無纎介之隙所以言者為國事耳非特為國亦為蔡氏也自古不忠之臣以私害公初因自利終必累國國有迯遭私家将安歸乎卞之尊紹王氏知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絶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心黙憂非一日也真宗景徳中北兵至澶淵王欽若請駕幸金陵當時若用此計則天下分為南北久矣頼真宗用寇凖之言所以四方混同得至今日天錫陛下聰明仁勇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

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為國害一去一留
失政刑矣唐會昌中工部尚書薛元賞與其弟京兆少
尹權知府事元龜皆宰相李德裕之黨及德裕既貶
元龜為崖州司戶元賞為忠州刺史迺者蘇軾及轍亦
兄弟也古今故事非不明白何獨一京獲以計免枉朝
廷之法令以徇一京不知祖宗基業何負於蔡氏乎且
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
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

為少彼皆明知京下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
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
指為蔡氏之黨若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
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
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術也熈寧之末王
安石吕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
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
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

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昱錢鏐而欲收江淅之士也不亦難乎然則消黨之術唯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共謀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為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為離間君臣或以為買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

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乎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内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太平之久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寧無疾日服温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心腹之患京在朝廷何以異此伏望陛下慎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天下幸甚

伯雨又上奏曰臣近為言事不根謫授監揚州糧料院

受告方得數日便蒙改差知無為軍聞命皇惑唯知感涕臣聞聖人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以一時之怒黜忠諫之臣此如日月之食也今茲改命可見聖人之心矣天下有識之人誰不歎仰豈獨賤臣一身之私幸乎臣雖上感聖恩而未敢便受新命者誠有說也明道中仁祖欲率群臣為皇太后上壽范仲淹諫曰人主無北面之禮明肅大怒而仲淹得罪元祐中蔡確之貶范純仁以為不可宣仁大

怨而純仁得罪此二臣者可黜可逐而尊主不貳之心不可以威勢奪也方劉氏甚危之日極力救護却是仲淹是以宣仁晚年翻然遠慮復思純仁知忠言之有益於國家也大抵忠臣之心唯欲保全國體為千萬年久長之慮豈忍使天下議論及於慈闈今宗良等內外交通迹狀甚明蔡京交結之迹天下之所共知也京作向綽墓誌曰吾平生與士大夫游無如承旨蔡公與我厚者京為從官而與外戚相厚書于碑刻以自矜夸如此

之類非止一事而已又京與弟卞久在朝廷同惡相濟卞則出矣京則牢不可拔自謂執政可以決取人皆謂京因慈雲寺事得裴彦臣交結之助外議詾詾衆所知也又京作向宗良府詞云元豐末命嘗有嘉言嘉言若出於宗良則大謗必歸於宣仁矣京亦自謂曾帶開封府劊子擕劍入内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以禁中疑似之傳書于制命揚于天庭自謂與宗良皆社稷之功而使宣仁負無窮之謗京之諂事外戚不畏上

天一至如此豈唯有害於朝廷實亦無益於外家臣盡忠於陛下盡忠於皇太后所以言也皇太后聖德大功冠絶古今陛下承顔養志方以大舜武王為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闕出治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大舜武王之孝何以加於此乎京所謂孝則不然但欲陛下授柄於外家而已此蔡氏之利非宗社之福也陛下以聖德嗣位春秋方富如漢文帝宣帝即位之年矣盡孝於東朝勵精於政事獨操大柄足以有為而京之所以

脅持陛下者原其用意謂陛下未可以獨為也哲宗躬
攬之初聖意本無適莫章惇雖挾功自恣然其初猶有
兼取元祐之意自京卞首發邪論盜攘國柄凡有所請
必以繼述為說稍違其意則欲以不孝不忠之名加于
上下假朝廷之誅賞示私門之好惡輕君誤國首尾八
年至於今日毋於故態又以此意脅持陛下傅會繼述
之論假託報功之說密持離間之謀伺察陛下包藏禍
心若有所待京之出言用意諒無逃陛下之聖察也且

陛下述神考之聖德報太母之大功豈獨陛下之私心是亦臣子之所願合臣子之所願盡四海之歡心然後陛下有慶兆民賴之天子之孝孰大於此今京所賴非兆民之所同賴也陛下一違京意則京必以不孝之名責陛下矣陛下徇一京脅持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義乎畏天下至公之大義當流竄蔡京以安國家而已臣前日之言不負天不負宗廟不負陛下不負皇太后果蒙陛下移臣差遣若非皇太后察臣之忠陛下

必不欲如此指揮也然而京在朝廷則國家未安臣雖
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說如是臣露
章所言未甚仔細復以此章干瀆聖聽所以盡惓惓之
誠也皇太后以無我之慈至明之照既已察臣之忠矣
臣今日之言必是亦蒙照察今雖未察終無不察之理
臣雖遠去朝廷仰賴慈庇縱未幸復於臣無損臣所望
者當以流竄蔡京為急不當以移臣差遣為先也蓋恐
京在朝廷則頻言日進頻言日進則聖慮日勞朝廷雖

嚴示威刑而天下公議終不可遏蓋公議若必以威勢
奪之則人心離矣人心既離則主勢孤弱主勢孤弱則
外淩内侮何所不至非所以奉承宗廟而慰安東朝也
然則蔡京之所謂孝者果天子之孝乎願陛下勿愛一
京而深為國家之慮也臣愚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心
惟陛下裁赦幸甚
伯雨又上奏曰臣孤遠不肖誤蒙拔擢竊謂陛下既開
言路以防壅蔽臣職在獻替義當如何乃不能慎默輙

貢不根之言陛下原其用心止為憂國雖行貶黜尋復改命臣螻蟻之身將何以上報聖主涵容之私乎臣昨者自聞隔對已後曾將上殿劄子具状繳進為言京在紹聖中親寫奏劄乞誅滅劉摯等家族賴哲宗仁聖不行其請今京自謂有究治平反之功欲歸過於哲宗又言京自謂當元豐末命帶開封府劄子攜劒入内欲斬王珪以沮宣仁懷異之謀京自言已有社稷之功而使宣仁大謗終未辨明又言京因不得為執政與章惇睽

絶今乃欺陛下與惇睽絶者爲國事也又言京爲弟卞執政無狀自來不相往來以欺陛下又言京欲獨擅史局妄有奏請以致哲宗實録不差正官修撰輕一朝大典違祖宗故事又言京所薦引得美官在要路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多有才智藝能之士若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然則廣收人才消合朋黨唯在去京而已又言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廣布腹心羽翼成

就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臣上件劄子所言在既責揚州粮料院以後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更為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為信矣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為初政之累莫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專以輕君罔

上為能以植黨任姦為術挾繼述之說為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孝不忠之名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今京不出必為心腹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一身遷貶危辱何足道哉

伯雨又論蔡卞䟽曰臣竊謂朝廷之事當行者不可猶豫未行者不可漏泄當行而猶豫謂之不斷未行而漏泄謂之不密意外不測之變常生於此古人既往之事可考而知也陛下改用大臣明示好惡前日之所謂國

是者陛下既察其非矣章惇以社稷自任蔡卞以經義
教之當此之時共憂國事必不以二聖之所行為是也
彼皆以王安石自比固宜以進退為心卞則安坐而不
動惇則備禮而求去其於上聖之所行能無正救之心
乎皇太后不牢之功發於至慈陛下無已之報方在舜
心天佑命之俾我元嗣慈孝之治實冠前古我家之慶
不求而至此内外之所以歡欣而和氣之所以充溢也
然而天道難諶事當儆戒卞等立其私說變禮名實為

國政之害者其大有三一則以繼述神考為名違其説者謂之不孝而實有負誣之心二則以厚於先帝為名違其説者謂之至薄而實有輕欺之意三則假經義之糟粕竊安石之緒餘依語而行蔽惑上下違其説者謂之非聖人加人以至惡之名陷人以難名之罪謀發於蔡卞之心事成於章惇之手脅持上下果斷必行此二人者外示睽間而心手相資無事則相忌有急則相應自然必致之理也臣十四日密章所論深思熟慮然後

敢發在陛下斷之而已猶豫不決理必生事又况今日

所行之命已有可否而不否者矣機既不否又不時斷

執中無權必有後悔所以念難諶之道而儆無虞之時

者其可忽乎願陛下上稟慈闈熟議而速斷之也臣愚

不勝惓惓愛君之心

伯雨又論蔡卞䟽曰臣近具劄子言尚書左丞蔡卞持

不合之意處宜去之時遲徊顧位復何所待願以臣章

示卞使卞自為去就未蒙施行續具奏狀言先帝嗣位

之初事有更改大臣之預議論者亦皆笑其阿隨疾其
姦罔至于太學之士嘗習詩賦者亦皆薄之目為元祐
進士為其徇時而改所習也今陛下繼志述事光纉前
烈好平惡偏棄彼取此凡亦之所謂是者浸已更改亦
亦幡然而從不復固執此與元祐阿隨之臣殆無以異
躬不自厚用違其言動静失時因累國體臣之所論安
可已乎乞并臣前章皆以示亦未蒙施行續又具劄子
言亦以安石自任俯視儕輩朝廷誅賞繫其愛憎人材

廢興唯所取捨矜其執守堅若金石時異事變則隨而
不執黙據高位恬不知動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前
件劄子奏狀允臣所請皆以付下使下自為去就未蒙
施行續又具奏狀言臣恭惟哲宗皇帝念神考有為之
艱懲元祐紛更之速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七年之間專
用一相虚心注意可謂至矣誤朝迷國罪在臣下而議
論之人推考往事不知先帝聖意所起訩訩之言或干
陵廟愛君之士追痛不已憤疾章惇欲正其罪臣謂惇

為宰相既專且久怨怒所叢咎責固大此天下之所共
喻也然而惇迹易明卞心難見用春秋責意之法則難
見之罪安所逃乎蓋自紹聖以來卞以經術自任以安
石自比託繼述於諂令寓好惡於刑賞痛斥流俗則至
於誅絶言路深嫉元祐則至於讐毁宣仁體之大者唯
此二事末流之禍不可勝言凡惇之所行其謀皆發於
卞立為成說脅持上下自謂出於安石孰敢不信名曰
國是孰敢不從惇雖强梁在其術内奉行其說唯恐不

及見責而不知受紿而不悔勢窮力極而尚未改也昔

者王安石嘗謂神考曰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

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神考用其説者所以收

天下之權也自熈寧之末安石去位神考操馭臣之柄

不間彼此用人惟巳立賢無方熈寧流俗稍復收名當

此之時四海之士皆洗心而自新願受知於君父是以

天下之權常在神考然則流俗之所以為流俗者神考

既赦其往愆而不復罪矣卞亦何心追咎不巳違神考

日新之緒膠煕寧趣變之迹守此意者謂之守正立此説者謂之特立非其類者指為邦朋議其失者指為邦誣於是用其所謂守正特立之士去其所謂邦朋邦誣之人合乎此者我所謂是不合乎此者我所謂非總其所謂是名之曰國是總其所謂非名之曰流俗是以天下之士以流俗見惡者十有六七既惡其人因廢其言持平者謂之兩可獻忠者謂之誹謗遂使天下之士箝口結舌朝廷之所見聞者不過三數人耳人人畏禍誰

復敢語自去年鄒浩既貶御史所劾巧於詔旨之外文致深罪近自侍臣遠及寒士流離竄斥朝野震傷以言為諱至於如是安惇之罪人所切齒然而見微之士尋考根源則痛斥流俗本出於下及其末流勢自如此然則鄒浩之貶有自來矣故春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明也宣仁聖烈皇后有大功德於天下哲宗皇帝嘗語近臣曰宣仁婦人之堯舜也崇報之心豈有極乎然以失職之臣不加將順悵姦黨之得用憤流俗之見與章疏

寃濫補之言請降於外理訴自私之語深摘其過設負
抑亦不得伸意或忠嘉亦坐重譴凡元祐之所行必掃
蕩而後已如刈草而去其根焉則宣仁所厚如瑤華者
安得而不廢乎奉行其事雖在惇等然而見微之士尋
考根源則深嫉元祐本出於卞及其末流勢自如此然
則瑤華之廢有自來矣故春秋責意之法不可以不明
也卞以經術自任以安石自比而誤朝迷國乃至如此
禍根罪首實出其心公議沸騰罪不可掩陛下以天地

之度無所不容優假大臣務在體貌下於進退禮當如
何而乃用違其言恬不知動是以臣之前章姑請示下
欲以觀其去就屢瀆天聽未賜允從聖德寛大非臣淺
陋所能窺測然臣之職事義不可已乞以臣章降付三
省未蒙施行臣竊惟痛斥流俗而至於誅絶言路深嫉
元祐而至於讐毀宣仁卞唱此說立為國是脅持上下
逆天違人致使海内有詾詾之言我家有難處之事若
謂所行皆當亦宜固守不移今復安位隨而不執大臣

如此尚可與之謀國事乎臣職在諫省忝司耳目凡今日之所極論皆曩時之所親見爲國寒心非一日也雖聖德寛大容貸如天而渠魁脅從亦當區辨豈可並恕而俱釋乎伏望聖慈採恤公議速示威斷以警列位

伯雨再言蔡卞狀曰臣甞謂紹聖大臣負誣神考輕欺先帝皆託於繼述之説而倡此說者尚書左丞蔡卞也傅會經義變亂名實以繼述神考爲名以纂紹安石爲主謂熙寧所棄之士皆是流俗謂神考不能知人後復

收用致使老姦之類共成元祐之惡故於元祐之事如刈草然必鋤其根然後王氏之志得盡行矣此其所以立說之本意也計畫安排自有次叙不動聲色而其事皆行則以章惇愚闇在其術內而不知故也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負誣輕欺之迹皆可見矣卞當元豐之時與王震之徒皆自小官驟見超擢被遇之恩可謂厚矣所以報神考者宜如何哉元祐之初國政大改卞於此時身為侍從若使不忘神考亦當畧吐一言

坐視紛更曾無獻替周旋數郡安佚八年至先帝躬攬
之初乃政事必更之日復裕陵之大美合天下之至公
千載難逢之會在此時也卞乃乘時射利先植其私薄
神考而厚安石欺先帝而罔天下元豐舊臣有如此者
不謂之負神考乎臣竊觀神考有為之初王安石呂惠
卿相與謀國共進人材非安石之所與朝廷不用也非
惠卿之所取安石不薦也此兩人者食息雖異其心則
同發予議論如出一口及夫事久變生情移慮改膠漆

之友化爲仇讐一門之士分爲兩黨國論爲之詾詾神
考厭其紛紛安石一退於鍾山不復收呂惠卿宣力于
外郡絕迹廟堂二人一例見疎兩黨未嘗偏棄威福既
歸於公上名器不假於私門當此之時四海之士無彼
無此孰親孰疎皆洗心而自新願受知於君父下之初
進適在此時神考自擢而試之非必私厚於安石以何
琬之事觀之安石有過尚不假借下若有罪豈以安石
之壻而不敢治乎神考之所以服天下者公平如此後

嗣之所當述也下欲自媒其身敢為欺蔽安石際會遭逢之美扶之而備論神考抑揚始終之意掩之而不言惠卿之所以負安石者講之詳矣神考之所以沮安石者當論之乎孔子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蓋雖聖人不免有過雖小人未必無善不以愛憎之私而變善惡之公者孔子之心也神考之與孔子豈異哉而下之自立愛憎誑惑士類其所愛也雖惡必取其所憎也雖善必棄愛憎陰循於安石取舍顯違於神考而其所以

上因先帝而下欺天下者皆以為神考之心也不謂之
誣神考乎且神考之志欲遠繼三代神考之事欲永利
生民十九年之間念念緝熙日日變通至于元豐之末
而天下之事異於熈寧者多矣雖當時奉法之臣時有
誤謬而聖人救弊之意本欲日新先帝繼述之初但以
寛平為務下為不道力沮聖謨用安石過時之説改神
考日新之緒凡神考之所以膏潤斯民者皆以為安石
之澤也神考之所以作新多士者皆以為安石之教也

立私門之所好以為國是奪宗廟之美以歸私史其意以謂深得安石之道者唯我一人可以為先帝不名之臣者亦莫如我同我者是異我者非其所是也謂之國是其所非也謂之流俗所陳於先帝之前者其道如此不敬其君可謂甚矣不謂之輕先帝乎神考有言曰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故能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大哉聖考之訓後嗣之所宜法也葢古之聖賢非止一人前言往行貴乎多識豈當獨識一安石而已乎自紹聖

以來王氏之好惡達於天下公家之名器用於私門以臣改君下變上守託繼述於詔令嫁怨怒於同列以乎論為兩可以稽古為俗學以直詞為誹謗以深計為妖言作於其心害我國政自謂經義之大旨他人莫曉曰録之本意唯我獨知而所以告乎先帝者以為繼述之道不得不然不謂之欺先帝乎凡此四者其事皆託於繼述其說皆唱於蔡卞上動天變下失人心恭惟陛下繼神考之志述哲宗之事奉先追遠不敢少懈而大臣

之中負誣輕欺有如卞者赦而不治不足為寛伏望議正典刑以厭公議

伯雨又言曰臣近聞王安石家乞納所賜第宅或云是安石妻吳氏之請或云是蔡卞之請得於傳聞未知孰是以事驗之皆蔡卞之謀也頃者賜第之時人已竊議非朝廷之所當與也非王氏之所當受也又王珪故第亦蔡卞之所當惡也卞於受賜之初見得忘義既享其利又何辭焉無乃去位不平而有怨懟之心乎昔熈寧

末王安石辭位御史中丞鄧綰上章乞留安石其說有三一曰請賜第二曰擢其壻蔡卞經筵三曰除其子滂館職以謂行此三事則安石必留矣神考曰有是哉安石之意卿何以知之綰曰安石門人為臣言神考曰門人謂誰綰初不言其姓名神考再三詰之綰乃以實告曰練亨甫明日兩府奏事退神考留宰相吳充具言其事且謂充曰只作卿意使安石知之充見安石如上旨安石大駭即上奏其畧曰伏聞御史中丞鄧綰為臣求

賜第及爲臣子滂及臣壻蔡卞營差除事若審如此則是臣卧病於家而使綰爲臣遊説也神考批其奏曰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可落御史中丞差知虢州練亨甫罷爲漳州軍事判官聖訓如此天下傳誦紹聖中卞爲執政先除滂秘書省正字然後以王珪故第賜安石之家綰所請三事無不行者卞之私意可謂得矣然而臣謂非朝廷之所當與者以神宗無欲與之意也非王氏之所當受者以安石無敢受之

心也又況王珪故第本以罪奪奪彼與此皆出於下雍熙中盧多遜既貶崖州樞密副使柴禹錫為宋琪請多遜故第太宗曰多遜犯罪籍沒琪為宰相曾不避惡豈大臣之體乎於是太宗雖以宅賜宋琪而薄此兩人同時黜罷先帝以王珪之故第賜卞妻家與而不吝得太宗之心矣卞亦何顏無所避惡況在先朝則安享無故之利至于今日則又無故而辭既受忽辭不為無意願下臣章三省併議典刑庶使輕君自恣之臣知所懲艾

伯雨又言曰臣近者五具奏狀劄子爲言蔡卞事皆未
蒙施行按卞迷國不道以私滅公知有王安石不知有
神考陰謀密計迹不可見而國家大患皆生於卞神考
在位十九年凡潤澤生民之事卞皆掠爲安石之美其
理乖倒不可以訓示天下然而所行之事皆以繼述神
考爲名故天下之人無敢議者且如元祐章疏皆是當
日臣僚納忠之言卞以私意諷諭請降于外取捨簡擇
專任己見以言爲罪公然行遣以戒天下敢言之士遂

使進言之人所入文字惟乞留中不敢深說此豈一朝一夕之患乎初元豐得罪之人元祐許其理訴所以通冤抑而盡下情也進狀之人各求辨雪既是詞訟之麁語豈有先王之法言卞以私意諷諭字字點檢一語不當便加黜罰非獨杜絶訴冤之士亦以羅織無罪之人卞雖快意於一時而深為朝廷之後患然其立說以謂章疏之言譏毀神考理訴之事形迹先朝必須如此施行方名繼述之義既以此說脅持上下於是人皆杜口

而恣其所行左遮右防不犯其手故臣前章以謂惇迹易明下心難見堯舜黜幽之典必黜難見之罪春秋誅意之法必罪造意之人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堯舜之所不赦春秋之所必罪者亦聖時之所宜行也且卞之自比安石似是而非欺惑上下人所切齒故臣之前章先論其所以似是而非者然後因流俗元祐之說以明其罪盖救其末流不若先塞其源剪其枝葉不若先鋤其根卞之所以自托於安石者蠹國害政之根源也

臣安敢舍此而論其末乎伏望檢會前章皆付三省特
降指揮施行
徽宗即政納用讜論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久竊朝柄迷
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輙逞異意睥睨萬
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
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矣
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稱
甚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

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州

伯雨又論章惇劄子曰臣聞道合則從不合則去非特君子保身之義是亦人臣事君之禮義所以明可否禮所以別嫌疑見可則行有嫌則避此大臣之所當知也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獨宰政柄首尾八年迷國誤朝罪不可掩天下怨怒叢歸一身自陛下臨御以來海內之人欲甘心於惇者如蝟毛而起頼聖度包容愛惜事體

故惇雖求去而聖恩不許臣竊以謂惇之求去是也陛下之不許非也先皇帝奄棄天下海内謳歌歸於有德皇太后順自然之叙合天下之公倚成於天躬定大策惇於此時意語乖倒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益加禮貌如恐不及自古人君寛仁大度未有如陛下今日者也然而惇處可嫌之地持不合之意察其愧謬無以自容故先帝之陵土未復而惇欲委使事而去也夫泰陵命使朝廷之大典送往慎終臣子之厚意惇於

泰陵豈不欲致其厚哉勢不可留知難而去考之公議可許無疑但令使事不乏則朝廷之大典舉矣然則惇之去留國體所繫臣願陛下速發德音允其所請

伯雨又論章惇䟽曰臣竊以姦邪所為始終可見平居無事則賊害忠良倉卒遭變則輕亂名分蓋輕亂名分之心素包養於賊害忠良之日幸時有故兾不我制則攘袂向前殊無顧忌原情定罪法當誅戮謹按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惇身為上宰久擅國柄迷國罔

上毒流搢紳自哲宗疾埶彌留中外洶懼惇爲宰相自
當引天下大義乞立陛下爲皇太弟以繫人心以安國
埶持危扶顛輔弼之任惇懷異意謾不恤此及至陛下
即位尚敢簾前公肆異議逆天咈人輕亂名分睥睨萬
乘不復有臣子之恭驕蹇固位久不忍去人言交攻僅
乞外補雖陛下聖度天覆置而不問然名分二字萬世
大法行道之人知不可犯豈容姦凶輒爾輕亂陛下安
得曲貸以失典刑哉臣伏願陛下早正惇兩觀之誅或

從矜容乞投海外以正紀綱以慰人望以示萬世姦邪之戒天下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時至不行反受其殃此忠臣之所當行而明主之所宜慮也章惇罪惡既大陛下不復聽信猶在相位豈所宜哉且惇嘗求去而陛下不許此固足以彰聖人寛大之德然而疑則不用用則勿疑乃聖主任臣之法疑而用之實為不可陛下之所以未從其請者不過以先

帝山陵在近不欲以使事改付他人而已若審如此所謂執一而廢百也祖宗故事山陵命使必以先朝宰相是以丁謂既去則改命馮拯王珪既死而蔡確代之拯之與確皆是舊相當時若無舊相亦須改命他人執一守株非所以權大事也今自惇之外先朝舊相未致仕者更有一人范純仁是也雖以姦黨得罪而天下皆以為賢雖有目疾而其心不盲陛下若舉而相之可以收天下之心昔先帝起惇於謫籍之中欲用純仁自有此

例若純仁以疾不來則是去就在純仁者也擢任輔相
事出獨斷自唐以來雖見任宰相不得預聞臣以孤外
之蹤遽敢及此者臣非敢薦純仁也為陛下思所以去
惇之策無出於此也臣請縷縷言之蓋自紹聖以來蔡
卞造作姦言假託經義負誣神考輕欺先帝唱為國是
以行其私凡惇之所行為天下之害者其謀皆發於卞
干紀紊政其事不一然原其乖背之始則不過妄論繼
述兩字而已用孟莊子之小孝違武王之大孝務以恩

名脅持上下二聖已察其欺偽而卞等不悛持此益固論夫婦之終始語兄弟之厚薄陰謀密計何所不至當此之時陛下若斥逐章惇而不以宰相為山陵使彼必以謂陛下不厚於泰陵矣然則惇未可以斥逐也今其請去則不可不從也永泰陵使不可以他人為也然必先朝宰相為之然後可也設使惇未肯求退則在陛下似亦難處今惇自請則不過許之而已矣何所疑哉然而欲命先朝宰相以代山陵使則捨范純仁其誰乎臣

謂陛下若相純仁則可以慰天下思賢之心可以示二聖用平之意可使有罪之人必無反側則是一舉而衆美具也出命之日永泰使事權付先朝執政以待純仁之來若純仁不來則權付之人自可行矣非是不使舊相盡由舊相辭免則次官將命於理為順又況純仁目疾自不妨陛下他日别命宜相之人也臣愚不避小嫌竭忠盡慮若蒙省察速使惇去左右則忘身徇國之人始敢安枕而卧矣時不可失機不可玩願陛下深念而

決行之也天下之故反覆無常當以人事輔成天意古人既往之迹可證可驗非臣筆端所可具述臣不勝拳拳愛君之心惟陛下赦其僭易采其所言斷而行之天下幸甚

貼黄臣十一日劄子云祔廟以前且當明辨邪正躬攬以後乃可大明黜陟誠恐惇等未去之時機事不密為害不細伏望陛下用臣前章且以職名出惇於外然後合集衆智共議典刑緩而不迫舉事

必當先朝宰相蘊頌致仕命為中太一宫使純仁若以疾不来則此例似可行也若得純仁居京則有事可以訪問養老乞言無大於此何必過示優假如司空重事之類使其處此而不安乎范純仁乃臣妻黨之親臣雖未識純仁之面而今日之言不能無嫌臣不敢以小嫌而廢公議也

伯雨又論章惇狀曰臣聞人臣之功罪不論則不明朝廷之威罰不斷則不行陛下臨御以来於羣臣之功罪

論之明矣然於有罪之人未行誅罰者所以順太母之慈而成坤德之靜也今躬攬之初當示威斷雷霆之擊宜自近始臣伏見左僕射章惇罪惡顯著久稽天討方哲宗大漸之時太母定策之際惇為宰相首發異議一語乖倒尋合誅殛陛下以天地之量置其言於度外勉加優禮如待功臣容德之大古無有也按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巳功則至於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陜西

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不休忌
祖宗積累之艱輕朝廷根本之地謂人之怨怒為當爾
謂天之譴戒為偶然斥公論為流俗以獻忠為誹謗殺
張天悅之徒以箝衆口廣劉浩之獄以絶言路天下震
駭人多自危賴宗廟之靈不廷不虞之變幸未發耳哲
宗一於委任何負於惇惇負哲宗乃至於此雖陰謀密
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斷惇實主之用春秋誅意之法
則罪卞可也任扶危持顛之責則非惇而誰然則卞為

謀主惇乃罪魁殲厥渠魁理不可赦今惇仰恃容貸謀

脫身禍自謂前日之事皆禀命於哲宗職當奉行非惇

罪也嗚呼罪不在惇其在誰乎恐爲此言重可傷歎孔

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前日之事獻可替

否假有不售忠臣之義猶當歸過於已又況哲宗本意

不爲已甚故惇之所謀多不見從臣請以二事驗之可

以考其餘矣乃者宣訓之說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

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者以哲

宗本意不為已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誅滅及其流竄
尚欲勦除然而臣下之意竟不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
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意不為已甚故也今事出哲宗
者則託於密賛而掠為已功已之所行則託於禀命而
歸之先烈所可痛心孰大於是漢之匡衡事成帝為丞
相石顯用事不能正救乃於成帝既没之後論顯不忠
之罪揚著成帝之失王尊劾衡以為卑君尊臣非所宜
言天下後世以尊為是又哀帝之初臣下謗議多及成

帝獨議郎耿育以謂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揉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今惇於往事每有匡衡歸過之心而獻言之人未聞耿育深痛之議其何以稱陛下欽承繼述之意乎臣每因奏事屢奉德音陛下語及哲宗則聖顏慘動慼慼之意形于撓章篤于天倫實出聖性厚天下之俗正賴乎此然而惇猶充位威斷未行故靡薄之風尚未消沮而仁厚之化所

以求爭于天下也宗廟之輕重主威之強弱皆繫陛下所以處惇者如何而已安危之機不可不慮且陛下初去蔡卞為其薄神考也次責邢恕為其累宣仁也惇負哲宗其惡尤大今若正此之罪則君道永正母道永尊而繼述之義永無愆矣伏望陛下躬攬之初先正惇罪雖用祖宗之意不殺大臣而流竄之刑亦有近例惟速示威斷以協公議天下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疏曰臣聞國體無安不宜輕動公論可

畏在所當恤今章惇求去而陛下不許豈非以先帝山
陵未畢先朝宰相不可遽罷所以卹公議而戒輕動耶
聖慮如此真得堯舜之用心矣然而惇自求去非我先
動考之公論必無間言若徇區區之小嫌而玩機不容
臣恐執中無權而後必悔也且王珪子孫既許叙復則
元豐定策之事邪恕鑿空之言所干連者豈特一人而
已哉且前年彗星之變過九月三日而後沒者天之垂
象豈無意乎宣仁功德甚大自三代以後無有倫比而

用事之臣讒毀侵陵無所不至乃以優贈厚賞追報遵裕彼遵裕小言何益於國念小忘大理實乖倒宣仁之功德未明則人心不順天怒不息王珪一門之冤何足道哉臣恐鑿空矜誕之徒隱心日慮用奇救過為國生事方且憂之又聞何大正被賞而外議訩訩皆有瑤華復位之言臣實過慮方寢方食未嘗頃刻而忘此也夫下之從上不從其令而從其風旨是以宣帝先求故劍而人知許后之得立高祖先封雍齒而能使仇怨皆喜

古之明君凡作一事先示一意意行而天下安之然後出令若命令未出而所示之意先使人疑臣以為過矣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臣謂今日補過之術莫若早去蔡卞而速逐章惇之請無使玩機而起悔養姦而生事也且二人雖留陛下既已疑而外之矣豈有疑外大臣而可以為朝廷之體乎唐德宗時陸贄趙璟皆為宰相德宗使人謂陸贄曰重要之事勿對趙璟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陸贄不以為然上疏諫曰是於心膂之内而

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蓋堯舜之治左右大臣都俞吁咈無不僉同祖宗任人以此為法疑則不用用則不疑是以上意不偏下不為黨我太宗之議靈州也張洎請別為一疏陳利害而吕端執奏以為不可蓋德宗之所以語陸贄者有形迹之拘而吕端之所以告太宗者則僉同之義也蓋謀及腹心則貴於當容而股肱之運則不可偏舉今陛下改用大臣而使與惇等共評國事一信一疑能無

彼此厚薄之間乎是則去邪不果反累國體所全者小所傷者大寧若可去者使之速去革其乖爭之風可用者信而後用乃有僉同之望矣如此則事無兩可下必同心又陛下即政之初人有向背聖意之所欲行大臣莫肯丕應不免從中批出庶可不敢異同此足以濟一時之權未可為永久之法臣願陛下速示睿斷早去惇卞然後慎擇可信之人共講日新之政勿求近效示乃遠猷不過數年天下治矣伏望上稟慈闈議其當否臣

愚妄論事幾惟陛下裁赦幸甚

伯雨又論章惇蔡卞䟽曰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脇持哲宗以不孝之名廹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怨惑哲宗使疑謗毀宣仁聖烈保祐之功傳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器自古姦臣為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人乞斬惇卞天下公議只此可見盖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

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如後

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為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為庶人

一自紹聖巳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

並是蔡卞誣罔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至今劄子見在

一紹聖三年宫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章惇欲名禮官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内臣推治更不差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必未廢元祐皇后

一編排元祐中臣寮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

一鄒浩以言事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呂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譏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別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

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

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狠每為制伏執

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溥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流順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盖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盖蒙氣之證於此可見

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
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
正典刑以荅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下典刑之日
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

臣甘伏罔上之罪

伯雨又論郝隨特許復官狀曰臣伏見進奏院報郝隨
特許復官中外聞之莫不駭歎竊以虧哲宗盛德起哲
宗侈心者隨也月臺玉虛之作窮奢極侈殫工盡巧以

糞土用邦財以寇讐用民力不經有司擅自支費因緣
為姦乾沒無限以至内帑珠金率意取之並無歸着此
天下之所知陛下在潛邸之所目擊也陛下即位灼見
時事罷繕修之役毁侈靡之觀天下聞之莫不鼓舞方
且溥責未正典刑命有司驅磨支用之費珠金之數而
有司小人不能上體陛下恭儉恤物之意一切觀望畧
不根究人人聞之莫不扼腕今日却遂叙用是國家帑
藏可以私取朝廷典刑可以人廢昔仁宗皇帝即位之

初見真宗末年修蓋宮觀窮極土木顧謂輔臣曰當時
何人執政何人監修造誠可罪也宰相吕夷簡曰當時
修費至今帑藏一空仁宗曰朕當以此為戒夫修靡溺
心古今所患茍有斯人誠為國賊昔太宗時姜確有巧
思善於營造魏元成作相顧斥逺之恐起侈心以興工
役則自古君臣所為及祖宗所行亦可見其逺慮矣臣
願陛下深思逺慮屏絶倿人亦足以使左右近習不敢
以親近竊威權不敢以非道説聖意恭儉之德自此日

新矣

左司諫陳瓘論章惇罪大責輕乞行流竄狀曰臣伏覩初八日制書章惇落左僕射知越州臣竊惟惇之大罪多矣陛下以天地之量含容假借累月于此竟緣奉使亡狀黜而去之事干泰陵則不敢赦威斷如此可謂是矣按惇初唱異議欲揺大策久稽天討公論沸騰臣亦屢以為言而陛下諭臣曰惇負哲宗其罪固多朕之初政方以百姓為心豈欲以已事責人乎臣仰奉聖訓退

而歎息知孔子之無我老氏之外其身唯博大聖人乃能與此彼漢唐自私之主計功論罪取快一時先一身而後天下者有愧於今日矣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古之明王後其身而先天下者其說蓋本於此陛下不欲以己事謫惇而以百姓為重得孟子之心矣若非聖學高妙自臻於此豈臣下之所敢言乎然方陛下踐阼之始四海之安危治亂在此一時是乃宗社之所繫豈獨陛下之己事天下神器非私物也不以己事

豈足以為公乎然則以道制情公而不私者在明眘用刑而已開成之責李珏紹聖之貶王珪古事可考近例甚明然李珏所言猶是文宗素定之意武宗怒之遂有昭州之命王珪所言非是簾前親奏之語言者誣之猶有萬安之貶今惇心造其謀非珏意也躬奏其語非珪言也然則惇罪之大異乎珪珏但奪相印安可已乎況惇將命不敬露宿者一夕為相無狀誤朝者七年所以負哲宗者非一事也越州之命指其一事而已執一廢

百加以私宥用刑如此其何以服天下乎臣願陛下斷自宸衷降出臣僚前後章疏特行流竄以厭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瓘又言邢恕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乞原情定罪狀曰臣伏見龍圖閣待制新差知荆南府事邢恕昨者自謂親聞司馬光所説北齊宣訓事謂光等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于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縁此貶竄又以文及甫私書達于蔡確母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岩叟皆有

姦謀而摯等家族幾至覆滅今朝廷赦宥光等盡復其官矜恤之恩徧及存沒則是恕前日之所行不為陛下之所信也按恕甞以反覆詭詐得罪先朝昔者抗疏自列之言今可考也恕之得罪於公議固亦久矣今寵以華職付以大藩中外沸騰不以為允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原情定罪以協公議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八十一